

萬有文庫

第一一七種

王雲五主編

精神分析引論

(二)

弗洛伊德著 高覺敷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

精神分析引論

(二)

弗洛伊德著 高麗敦譯

漢譯世界名著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總編纂者
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# 精神分析引論

## 第二編 夢

### 第五講 初步的研究及其困難

有一天，我們發覺了有些神經病者的症候是有意義的。<sup>1</sup>精神分析的治療法，即以這個發覺為基礎。病者受這種治療時，談到症候，有時并提起夢。因此，我們遂揣想夢也應有其意義了。

所以夢在精神分析的發展史上位置較後。但是我們的演講可不欲跟着這個歷史的順序，卻要將這個順序倒過來講，先說明夢的意義。因為夢的研究不但是研究神經病的最好的預備，而且夢的本身也便是一種神經病的症候；又因健康的人都有這種現象，所以更予我們以研究的便利。老實講，假使人們都屬健康而僅有夢，我們也未始不可以得到神經病的研究所能給我們的知識。

因此，夢乃成爲精神分析的研究的對象。夢和過失相同，既爲健康者所同有，也爲一般人所忽視，以其顯然沒有實際的價值。然而夢的研究更可引起譏笑。過失只是爲一般人及科學所忽略而已，但要加以研究，未必即有失身分。有人說，除過失外還有些更重要的事實，那當然是對的，但是研究過失也不無所得。至於研究夢則不但多事無益，且復絕對可恥：既不合於科學，又有傾向於神秘主義的嫌疑。而且在神經病學和精神療病學內，有許多更重要的問題——例如心理的腫瘍症，失血症，機官發炎等——難道醫生可分心於夢的研究嗎？夢實在是太瑣屑，太無價值，配不上作科學研究的對象。

夢還有一個成分簡直不宜於作切實的研究。研究夢的時候，其對象是不易確定的。譬如幻象，其要略也較爲明確，病者明白地自稱：『我是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。』然而夢呢？則大部分沒有敘述的可能。一個人說夢，能擔保自己說得都對嗎？沒有刪改過嗎？或者沒有因爲記憶模糊，遂不得不加以增補嗎？大多數的夢，除了些小節目之外，是記不起來的。一個科學的心理學或治療的方法難道可以用這種材料爲根據嗎？

批判而不公允，或可引起懷疑。否認夢爲科學研究的對象，其論點顯然是太趨極端了。我們在討論過失時，也有人嫌其瑣屑太過，我們則以『由小可以見大』自解。你若說夢模糊，這也是夢的特色——某物有某種特色，那是不受我們支配的；況且也有明白確定的夢呢。就精神療病學的研究而言，有些旁的對象也和夢同有模糊之弊，例如許多強迫觀念的症候，然而有名譽、有地位的精神療病者也曾加以研究。我還記得我所治療過的一個實例。病者是一個婦人，她說自己的病如下：『我有一種感覺，好像是曾經害過，或曾想殺害，一個生物——也許是一個小孩——否，否，原來是一隻狗，好像是我曾從橋上將牠推下——或類似於此的事。』至若說夢不易有確定的回憶，那是可以補救的，你只須將夢者切實說出來的定爲其夢的內容，至於他在回憶中所忘記的或改編的一概不理。進一層說，一個人若說夢是不重要的事實，那也不應該如此武斷的。我們由自己的經驗，知道夢所遺留的情態可以經終日而不變，而據醫生的觀察，精神錯亂及幻象都可以起原於夢，而且歷史上的人物間也因夢而有作大事業的衝動。試問科學家輕夢究竟有什麼真正的原因呢？由我看來，那是對於古時重夢太過的反動。描想古代的情形原不是一件易事，但是我們可以推定

(請饒恕我說一句笑話吧)三千多年以前,我們的祖先便已像我們的做夢了。就我們所知道者而言,古人都以爲夢有重大的意義和實際的價值;他們都在夢裏求將來的預兆。古時,希臘人和其他東方民族,出師必帶一詳夢者,好像今日出師必將帶飛機偵探隊以探敵情。亞歷山大大帝出征時,最著名的詳夢者都在營裏。Tyre 城那時還在島上,防禦得很穩固,以致大帝有解圍而去之意;某夜,夢見一個半人半羊的神得意洋洋地跳舞,他乃將此夢告詳夢者,詳夢者以爲這是破城戰勝的預兆;大帝因此發攻擊令,以暴力取 Tyre 城。Etruscans 和 Romans 雖用他種預知未來的方法,但是當希臘羅馬的全期內,詳夢術實爲世所通行,也爲世所推重。Artemidorus of Daldis 據說是生在 Hadrian 帝的時代,曾著一詳夢的書流傳後世。後來這詳夢的技術究如何退化,或夢竟如何爲世人所忽視,那是我不能告訴你們的。學術的進步必不能使詳夢術退化,因爲在中世紀的黑暗期裏,比詳夢術更荒唐的事物都慎重保存。但是無論如何,這卻是一個事實:對於夢的興趣逐漸降級,而等於迷信,只爲那些未受教育者所保留而已。到了今日,詳夢術愈趨愈下,終而至於想由夢中求彩券得獎的數目。至於今日精密的科學雖屢以夢爲研究的對象,但是其唯

一的目的乃在於闡明生理學的理論。由醫生看來，夢自然不是一種心理歷程，乃是物理刺激在心理上的表示。Binz 在一八七六年說夢是「一種無用的，病態的物理歷程，這個歷程和靈魂，不朽等的概念，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，必無關係。」Maury 以爲夢有類於一種舞蹈狂的亂跳，和常態人的調節的運動相反；古人對夢也有一種比喻，以爲假使「有一個不諳音樂者讓他的十個指頭在鋼琴的鍵盤上亂動，」則其所產生的聲音將類似於夢的內容。

所謂『解釋』也者，意即宣示其背後的意義，但是前人釋夢，向來不談此背後的意義。請看 Wundt, Jodl 及其他近代哲學家的著作；他們寫夢，只是將夢的生活和醒時的思想的不同約略舉出，以示夢的價值的低下；如聯想之缺乏連絡，批判能力之停止職權，一切知識的消滅，以及他種機能減弱的特徵等，尤爲他們所重視。精密科學所貢獻於我們的，可算是只有一點，那是關於睡眠時所有物理刺激對於夢的內容的影響。一個挪威新近作古的著作家 J. Mourly Vold 著了兩大卷的書以討論夢的實驗的研究（一九一〇年和一九一二年譯成德文），其所注意的，幾皆爲手足位置變換所得的結果。這些研究，算是我們對於夢的實驗的模範。你們試想純正的科學

若聽到我們想求夢的意義。那便將作何種批判呢？批判是已經領教過的；但是我們可不許因此而即退縮。假使過失可以有隱在背後的意義，則夢也可以有這種意義；而過失所有的意義已爲純正科學的研究所不及了。所以讓我們來採取古人和愚民的見解而進步古時詳夢者的後塵。

第一，我們要確定自己的地位，而於夢的範圍作一概觀。究竟什麼是夢？確不易用一句話作夢的定義。然而夢是大家所熟悉的，可不必求定義。只是夢的要點仍有指出的必要。這些特點將如何去求呢？夢的範圍既大，而這個夢和那個夢的差異又多。所以各夢所公有的成分，我們若能指出，或許便是夢的要點了。

那麼好了，各夢所公有的特性第一就是睡眠。夢顯然是睡眠中的心理生活，這個生活雖有些類似於醒的生活，卻也大有區別。那就是 Aristotle 的夢的定義了。夢和睡眠或許有更親密的關係。我們可因夢而醒；我們自然而然地醒覺起來，或勉強地由睡眠中醒起，都常有夢。夢似乎是介乎睡眠和醒之間的一種情境。因此，我們的注意可集中於睡眠；那麼什麼是睡眠呢？

那是一個生理學的或生物學的問題，現在尙多爭辯。我們固不能有決定的答案，但是我以爲

我們可以指出睡眠的一個心理的特點。我若不願和外界有所交涉，也不願於外界發生興趣，則睡眠就是這種情境之一。我去睡眠以脫離外界而躲避那些來自外界的刺激。我若因外界而厭倦，則也可用睡眠。我臨睡可向外界說，『安靜些，我要睡了。』小孩子的話和此相反：『我還不願睡；因為我尚未疲倦，還想做些事情。』所以睡眠的生物學的目的似即蟄伏，而其心理學的目的似即在停止其對於外界的興趣。我們本不願入世，而和人世的關係，只好有時隔斷，纔可耐受。因此，我們乃按期回復到未入世前或『子宮以內』的生活，想重複引起這個生活所有的特點，如溫暖，黑暗，及刺激的退隱。有些人且捲身成球，而和其在子宮以內的位置相似。所以我們成人似僅有三分之二屬於現世，三分之一尚未誕生。每當早晨醒覺，好像從新降生。其實我們說到醒覺，也常用這一句話：『我們似乎是從新誕生了。』——於此，可附帶地一說：我們對於新生兒的一般感覺的見解或許完全錯誤；或許嬰孩的感覺是很不舒服的。又在說到降生的時候，我們便說初見天日了。

假使這就是睡眠的特性，那麼夢必不屬於睡眠，卻似乎是睡眠所不歡迎的補充物；其實我們確相信睡眠而沒有夢，纔算是太上的，最安適的睡眠。睡眠的時候，心理的活動須絕對消滅；假使這

種活動尚仍存在，則真確的產前的安靜的情境即無從達到；我們仍不免有一點心理活動的剩餘物，夢的活動就是這些剩餘物的代表。因此，夢似乎不必有意義了。至於過失則有異於此，因為過失至少是醒時表現的活動；但是假使我睡眠了，其心理的活動，除有一些我們所不能制抑的剩餘物之外，可算已完全停止，所以夢不必有意義。其實，我心的其他部分既已安睡，則夢縱有意義，我也必不能利用。因此，夢只是不規則的反應的產物，或物理刺激所引起的心理現象。夢必為醒時心理活動的剩餘物，可使睡眠受其擾動。這個問題本不足以促進精神分析的目的，我們或許可以從此下一決心將牠放棄了。

夢固然是無用的，但也有一種毫無可疑的存在，我們不妨對牠們的存在加以解釋。心理生活為什麼不絕對停止呢？或許是因為有些意念不願使心靈安靜；有些刺激仍加於心靈之上，心靈對於這些刺激，不得予以反應。所以夢就是對於睡眠中所有刺激的反應的方式。你們要知道由此入手或可有釋夢的可能。現在可在各種不同的夢裏，研究牠們究有何種刺激擾亂睡眠，而形成夢的反應。如此或可求得各夢所同有的第一種特性。

還有他種公共的特性嗎？是的，還有一種毫無可疑的特性，但是較難敘述。睡眠時心理歷程的性質大異於醒時的心理歷程。夢裏有許多經驗，我們夢中都絕對相信，其實我們所經驗的或許只是一個擾亂的刺激。夢中大部分的經驗為視象；雖也混有感情、思想及他種感覺，但總以視象為主要的成分。述夢的困難半在於翻釋這些意象而成語言。夢者常對我們說，『畫出來倒容易，只是如何講得出，那就非我所知了。』夢的生活和醒的生活的區別初不在於精神能力的降低，好像低能之不同於天才；其實只算是一種質的區別，然而其區別究在那裏，卻不易精確指出。G. T. Fechtner 嘗以為夢（在心內）表演的舞台和醒時觀念的生活不同。這句話的命意所在確非我們所能了解，但也可以表示出來多數夢所給我們的奇妙的印象。又夢的動作和不諳音樂者的奏技的比較也不易成立，因為鋼琴總以同樣的音調反應樂鍵上的亂動，惟不能成曲罷了。這第二個夢所公有的特性，雖或未能了解，卻也須留心記着。

還有什麼別的公共的特性嗎？無論在那裏着眼，我再想不到一個，卻只能看出種種方面的不同——如夢的久暫，明確的程度，感情的成分，記憶的時限等。這必非所望於一種無意義的亂動了。

就夢的久暫而言，有些很短，只含有一個或很少的意象，一個單獨的思緒，也許只有一個字；有些內容特別豐富，和演劇同，其經過的時間似很久長。有些夢條理分明一如實際的經驗，以致醒來之後，幾不知其爲夢；有些則異常模糊，不能追述；卽就同一個夢而言，也許有些部分非常清楚，而間以一些不甚明瞭而稍縱即逝的部分。有些夢前後聯貫不相衝突，或美麗滑稽，恍如仙境；有些則混亂難揉，荒謬無比。有些夢使我們冷靜如常，有些夢可以引起各種情感——或痛苦可以下淚，或驚怖而不復能睡，或喜或懼，不能盡述。大多數的夢醒後便忘；有些則留有遺影至一日之久，然後記憶逐漸模糊而不完全；有些則依舊分明（例如兒童時的夢）三十年後尚可記得清楚，好像新近經驗的一部分。夢和人們相同，也許見面一次，永不復返；也許是重複呈現，或略改變其小節目，或完全不變其形式。總而言之，這在夜裏的心理活動的斷片所可指揮的材料很多，可將白天所經驗的各事一一創造出來——只是永不完全相同吧了。

要解釋這種種差異，也許可以假定夢和不熟睡的程度互相關聯。然而這個解釋若可成立，那麼心靈若逐漸醒覺，則不僅夢的價值，內容和明瞭的程度隨而增高，而且夢者應漸覺知其爲夢；必

不至於夢裏既有一個明瞭合理的成分，乃復有一個不合理而不明瞭的成分，而復繼以清楚而有條理的一段。心靈決不能如此迅速地變化其睡眠的深淺的程度。所以這個解釋是沒有補益的；其實，我們決沒有解釋這個問題的捷徑。

現在可暫時丟開夢的『意義』不談，試從夢的公共的原素出發，以求於夢的性質較有深切的了解。我們會由夢和睡眠的關係，斷定夢是對於睡眠時所有擾亂刺激的反應。我們已知道精密的實驗心理學，可予我們以援助之處，也便在這一點上，實驗心理學曾證明下列的一個事實：睡中來侵的刺激即在夢裏表現。在這些方面會有過許多實驗，而尤以我們所說過的 Mouly Vold 的實驗爲首屈一指。我們也可以偶然對於自己的觀察證實他們所得的結果。我想將這些實驗擇其尤者和你們一談。Maury 曾對他自己作過這種實驗。他在入夢時，使自己嗅着一種香水（eau de Cologne），他於是夢在 Cairo，在 Johann Marie Farina 的店內，然後繼以若干荒唐的冒險。又有某人將他的頸項輕輕一捻，他便夢在頸上敷藥，復夢見兒時施診的一個醫生。又有些人滴一點水在他的額上，他立即夢在意大利，正在飲 Orvieto 的白酒，流汗甚多。

有一組所謂『刺激』夢或更可用以說明那些因實驗而產生的夢的特點。下面的三個夢是一個敏銳的觀察者 Hillebrandt 所記載，都是對於鬧鐘聲音的反應：

『這是一個春天的早晨，我方在散步，遊過幾處方將發綠的山野，一直走到一個隣村，看見大隊村民穿得乾乾淨淨，手持聖書向教堂前走。這當然是星期日，方將舉行早晨的祈禱。我也決心加入，但因熱得發昏，乃納涼於教堂前面的空地之上。我正在讀各墳墓上的碑誌，忽聽見那擊鐘者走入閣樓之內，閣樓很高，我那時纔看見其內有一小小的鐘，鐘鳴便爲開始祈禱的符號。鐘久未動，後來乃開始搖動，鐘聲明亮而尖銳，我乃從睡眠中醒覺。卻原來是鬧鐘的聲音。』

另有一種意象的集合如下：『這是一個晴亮的冬天，路上滿載白雪。我已約定作雪車的遊戲，但是須等得很久，纔有人說雪車已在門外。於是我乃預備上車，先將皮氈打開，將暖腳包取來，然後坐在車內。但是馬方等着發開車的鳴號，所以又略有耽擱。此後乃將鐘索拉起，小鐘動搖甚劇，開始發出一種熟悉的樂音，聲太高了，遂驚醒我的清夢。原來是鬧鐘的尖銳的聲音。』

現在可舉第三個例：『我看見一個廚房的女使手捧幾打重疊起來的盤子，往餐室裏走，由我

看來，在她的懷抱中的瓷器似乎有失其均衡的危險。我警告她說：「當心，你的瓷器或將落地。」她的答覆自然是：她們慣於如此拿盤碗的；同時，我卻在她的後面跟着，大為焦慮。我想是如此的——第二件事是進門一跌，瓷器落地碎成粉片。但是——我立即知道那不斷的聲音初非由於盤碎，卻原來是有規律的鐘聲——醒時乃知道這個鐘聲僅來自鬧鐘而已。」

這些都是很巧妙而易於了解的夢，前後連貫，和尋常的夢不同。在這些方面，我們當然沒有什麼疑問。這些夢所共同的是就每一實例而言，其情境都由一種聲音喚起，夢者醒來纔認識其聲來自鬧鐘。我們於此乃可知起夢的經過，然而我們所知道的尙不止於此。夢時本沒有鬧鐘的認識，鬧鐘也未嘗在夢中呈現，卻另有一種聲音代鬧鐘而起。侵擾睡眠的刺激，在各例內，有不同的解釋。這究竟有什麼原因呢？可是說不出；似乎是任意的。然而要懂得夢，我們便須解釋其於多種聲音之中，何以獨選取這一種以代表鬧鐘所發出來的刺激。據此，我們可以反對 Maury 的實驗，因為侵擾睡者的刺激雖顯然在夢裏呈現，但是他的實驗，可不能解釋其何以獨以此方式呈現，這似乎非那個侵擾睡眠的刺激的性質所可說明了。而且在 Maury 的實驗裏，還有許多旁的夢景，也為那個

刺激直接引起的結果，例如那個香水夢裏所有荒唐的冒險，我們也尚未知如何解釋哩。

你們或將以爲那些夢若喚醒睡者，便可幫助我們了解外界侵擾的刺激的影響。但就許多旁的實例而言，卻都沒有這麼容易。我們決不是每夢即醒，假使到了早晨回憶昨夜的夢，那麼我們究如何知道牠起於某一侵擾的刺激呢？我曾於某次夢後推定一種聲音的刺激，但這自然只因爲受某種特殊情形的暗示。這是一個早晨，在 Tyrolsee 山中某處，醒後纔知道自己曾夢教皇作古。我不能自解何以有這個夢，後來我妻問我：『你在天將亮時曾否聽見各教堂裏可怕的鐘聲嗎？』我睡得太深了，未曾聽見什麼，但是承她以此相告，我已懂得我的夢了。有時睡者因受某種刺激而引起夢，可是到後來便不復知道其刺激是什麼，這種情形究竟多不多呢？也許很多，也許不多。若沒有人以刺激相告，我們便無從信服了。除此以外，我們也不去估計外界侵擾睡眠的刺激，因爲我們知道這些刺激只能解釋夢的片段，可不能解釋整個夢的反應。

我們可不必因此即完全放棄這個學說；我們還可以從另一方面加以推論。究竟什麼刺激侵擾睡眠，引人入夢，那是無關重要的。假使這不常是外界侵入一個感官的刺激，這也可以爲起自體